

◎ 偶见临摹之作

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专以左手挥毫的书法家费新我，便已名震海内外了。作为一名常年走南闯北的新华社记者，在我所到之处，几乎都能看到费老先生的手迹。其墨宝或制成匾额，悬挂在闹市商场；或作为展品，陈列在美术馆中；或刻上石碑，置于著名的风景区内。而在包括首都人民大会堂在内的大礼堂、大宾馆，其作品则更是被镶嵌在巨大的镜框里，摆在显眼的地方。站在他的巨幅作品前，我常常 would 流连久之，不忍离去，仔细观赏他用左手写的别开生面、独具一格的行书，在我是一种韵味无穷的艺术享受。

我多么希望能拥有一幅费老的墨宝，放在身边朝夕观摩呵！但是，这不过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已。然而，我没有想到，因为与一位“假费新我”的邂逅，我居然梦想成真了！

在我的同事中，有一位名叫吴强的年轻记者，曾经多次采访费新我。在他结婚的那天晚上，我在他的洞房里看到费老送给他的一个条幅，上面只写着一行字：“飞流直下三千尺。”我好生纳闷，忍不住问吴强：“怎么只有这孤零零一句？”想不到吴强既满足又自豪地笑道：“能得到费老这一句话，已经很不容易啦！你看，这句话写得何等潇洒飘逸，多么像飞流直下的瀑布呵！”我不胜羡慕。我想，什么时候也能收藏到费老先生的“一句话”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

说来也巧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我有幸陪同《瞭望》杂志的副总编黄焕斗到苏州采访，住在友谊街上。那是一条有名的书画街，一到晚上，灯火辉煌，大小店铺争奇斗艳，各色书画琳琅满目。

吃过晚饭，我与黄焕斗上街散步。在一片并不起眼的小小书画店门口，我被一幅行书吸引住了。站在门外望去，那分明是费新我写的张继的名诗《枫桥夜泊》。走进门去细细一看，尽管那字迹极像费新我的，但神韵却并不一样；比之费新我，应该说苍劲不足，丰润有余。显然，这是一幅临摹之作。但是，它临得那么逼真，而且并不媚俗，字里行间透出一种难得的书卷气，使我怦然心动。我把这看法告诉了黄焕斗，他也有同感。我们两人就在那条幅前评论起来。

正赞赏间，店主从里面出来了。这是一个四十来岁的中年男子，一口软绵绵的苏州话十分好听：“呵，呵，两位先生直头（确实）有眼力！辩（这）幅字虽是临摹的，功力倒是刮刮叫，是一位老先生的手笔。他跟费老先生学书法已有好多年哉。他的字末（么），外国人、尤其是日本人算是顶顶喜欢咯哉！”我连忙看那幅字的落款，只见上面写着“虞山李葆钧”五字，原来是一位客居姑苏的常熟人。

因为谈得投机，老板递过一张名片，说要与我们交个朋友。原来他姓方，是本地人。他看了我递上的名片，不由失声叫道：“呵哟哟，真正是小庙进仔（了）大菩萨哉，原来两位都是中央来的大记者，怪勿得见解高人一头，失敬失敬！我一定要把两位先生的赞美转告李老先生。”



◆ 袁养和

◎ 推荐发表作品

从苏州回到南京，已是一个星期以后了。想不到一回到家，就收到邮局送来的一张包裹通知单。包裹是从苏州寄来的，寄件人竟是李葆钧。忙忙地从邮局取回包裹，急急地打开来，原来是一个裱得很好的立轴。

展开立轴，随着一股新鲜的翰墨清香飘出，一幅光彩夺目的书法作品赫然呈现在眼前。那上面写的依然是张继的诗：“月落乌啼霜满天，江枫渔火对愁眠。姑苏城外寒山寺，夜半钟声到客船。”字迹与在方老板店里看到的那幅别无二致，但从那扑鼻的翰墨香中可知，这是新近刚写的。包裹里还有一封信，一笔蝇头小楷写得工工整整，其大意是：从方老板处获知两位先生对拙作的赏识，感激之余，不免受宠若惊。兹特重写一幅，专程寄上，恳请批评指正！

看着字，读着信，一时颇为感动。这是一位古稀老人的拳拳心意呵！很显然，他是把我们引为“知音”了。俗话说：“春风满面皆朋友，欲觅知音难上难。”能结识这样一位老人，实在是庆幸。

于是，我当即写了一封回信，说明对他的盛情馈赠“既却之不恭，又受之有愧”，希望日后加强联系，倘有需要我帮助的地方，一定尽力。

我的信寄出不久，他的回信就来了，是厚厚的一包。打开信封，随手抽出的是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书法作品。展开宣纸，首先扑入眼帘的就是那句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。看来，这首《枫桥夜泊》是他最拿手的作品，他真是情有独钟，乐此不疲。在信里还附有一张照片，照片上一位老人头戴绒线帽，身穿中山装，面目清瘦，皮肤白净，正在书案前挥毫写字。当然，这就是老人自己了。

看了他的信，我才知道，他是要我“鼎力推荐”，将他的作品推荐到报刊上发表。我觉得他的作品完全够水准，就将这幅《枫桥夜泊》推荐给了扬子晚报社，又将老人的照片寄给了《书法艺术》。不久，条幅就在扬子晚报副刊的头条位置登出来了，《书法艺术》杂志也刊出了李葆钧的照片。

后来，我将刊有李葆钧书法、照片的报纸和杂志，托去苏州出差的一个内弟捎给了李葆钧。内弟回来告诉我，李葆钧看到报纸和杂志，激动之情溢于言表。他紧紧抓住我内弟的手，一迭声地说：“哎呀，你的姐夫为人实在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与他素不相识，他竟这么抬举我！我该怎么报答他呢……”



◎ 真迹不期而至

这以后不久的一天，我又收到李葆钧寄来的信，信封里依然鼓鼓的。打开信封，抽出来的又是一份折叠得方方正正的写在宣纸上的书法作品。才展开宣纸，扑入眼帘的又是那句“月落乌啼霜满天”。我有点纳闷，仔细一瞧，却感觉有些异样：那字迹并不如他先前所写的那么一味丰满，而是笔力遒劲，枯润相宜。难道说，在这短短的时间内，他的书艺突飞猛进了？“会不会是费老……”这个想法才冒头，我的心不由得怦怦乱跳起来。我等不得完全展开那纸，便从背面去翻找作者的落款。两颗鲜红的印章从背面凸现出来，其中一个图章隐约显出一个阴文篆刻的篆体字——“费”！

一刹那，我激动得抓着宣纸的双手都有些颤抖。急急展开那幅作品，摆在书桌上，霎时间，我仿佛觉得整个房间都大放光彩了！

◎ 终于见面了

没有多久，费新我的真迹《枫桥夜泊》便裱好了，悬挂在我的卧室里。在朝夕观摩之间，我的眼前常常会浮现出李葆钧那张清瘦而诚挚的脸。这是一位多么可亲又可爱的老人呵，我迫切地希望同他见见面。

时隔不久，我有机会与我的太太一起游览姑苏。回南京那天，我们特地跑到阊门，找到李葆钧在苏州的寓所，决定登门拜访。然而，来到他的门口，却见大门紧闭，屋内静悄悄的。邻居告诉我们，李葆钧同他的老伴有事回常熟老家去了，走了才半天。真是“失之交臂”，我们不得不怅然而返。

李葆钧很快获知了我们的造访，非常过意不去，特意来信说，一定要到南京来看我们。他来的那天，我的太太特别起劲，一早起来就上街去买菜。但左等右等，一直等到中午，也不见客人上门。直到日头偏西了，李葆钧才姗姗而来。原来，他怕麻烦我们，压根儿就没有打算到我家吃饭，下了火车，他就在

◎ 荣获国际金奖

李葆钧回去后，却从此信息杳然，既无来信，也没有电话。直到1996年的夏天，那已是与我分别将近十年以后了，有一天，我突然收到他寄来的信，信封里还是鼓鼓的。打开信封，我一阵惊喜，忍不住对着卧室里的太太高声叫起来：“快来看，李葆钧要在苏州博物馆开书法展览会了！”我的手里高高举起了一张彩色闪亮的请柬，封面上印着一行很有功力的行书：李葆钧书法艺术展。这是苏州著名书画家谢孝思的手笔。印在墨绿色请柬上的李葆钧的书法作品果然面目一新，功底深厚，令人刮目相看。

在他的信里，还附有两张剪报，一张是1995年11月12日的《姑苏晚报》，一张是1996年3月31日的《苏州日报》。登在《姑苏晚报》头版的一篇报道《李葆钧书法作品获国际金奖》，其导语是这样写的：“我市老书法家李葆钧的书法作品入选‘和平统一杯’国际大展赛，日前在联合国总部大厅展出后荣获最高奖项——金杯奖。”《苏州日报》的剪报上登的是一篇标题为《深巷潜龙》的通讯。文中写道：“近年来，世界书坛常以展览、评比的形式来沟通各国间文化艺术的交流。李葆钧尽管年事已高，却仍壮心不已。……去年，由世界

呵，这才是确确凿凿、实实在在、不折不扣的费老先生的真迹呵！毕竟是大手笔，这幅字，无论是结构、布局、气势、神韵，均完美极了！不必说行文的错落有致，气势的奔放潇洒，笔调的挥洒自如，仅就字迹的本身来看，就蕴涵着无穷的韵味！你看他的一横一竖、一撇一捺，是怎样别具一格，与众不同呵！尤其是那一捺，有如武士的飞脚，又如美女的玉腿，刚中有柔，劲挺秀，令人心驰神往，百看不厌！这，也许这正是左手运笔的特异之处吧，而这也正好造就了他的独树一帜的风格。

我打开了李葆钧给我的信。他在信上说：“袁先生，你这样抬举我，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来感谢你。想来想去，我决定恳求我的恩师给你写一幅字……”信还未读完，泪花已濡湿了我的眼眶。

车站小饭店吃了碗盖浇饭。望着凉在一边的一桌饭菜，他连连致歉。

时值五月，南京的天气已有点燥热，汗水爬满了他的额头，他也顾不得去擦。我太太给他绞来一把湿毛巾，他又是起立鞠躬，又是连声道谢。他的模样就跟他的照片一样，清清爽爽、白白净净，显得儒雅而谦和。他一字一板地对我说：“照理，我早就应该来拜访袁先生了，袁先生对我有知遇之恩。不管怎样，我决不会辜负先生的厚望，在我的有生之年，一定会发愤努力……”

听着他发自肺腑的心声，我被深深地感动。对于他送给我梦寐以求的费老先生墨宝，我再三表示感谢。我和太太恳切地挽留他晚上住下来，但是他执意要马上赶回去。临别，他紧紧握住了我的手，清瘦的脸上焕发出孩童般纯真的光彩：“今天，我太高兴了。我终于见到你了！”他异常满足地说。

华人经济共同体举办的‘中国和平统一杯’国际书法大赛，他写的一帧‘龙种龙裔龙世界，龙魂龙骨龙精神’的对联，表达海峡两岸同根同源，共同渴望和平统一的愿望，在海内外5万余件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，荣获最高奖项——金杯奖。9月19日，纽约联合国总部办公厅来电，特意邀请他去美国参加颁奖仪式。经中、美、英、日等国组成的世界名人评审委员会的评审，李葆钧被授予世界艺术书画名人荣誉称号。”

李葆钧在国际书坛上金榜题名了！我惊喜万分。我深深地为李葆钧高兴，随即发去了贺信。遗憾的是，由于工作太忙，再加上出差频繁，我竟未能去苏州博物馆参观他的书展。这以后，我们的联系渐疏，以至于在世事倥偬中不知不觉地中断了。最近几年我曾多方打听，却始终未能找到李葆钧本人。我想，他倘若健在的话，应该是九十多岁高龄了。

屈指算来，李葆钧荣获国际金奖时，已是78岁。是什么原因促使他晚年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？我想起了李葆钧在与我分别时说的话：“在我的有生之年，一定会发愤努力……”以此观之，人贵在立志，立志是不分早晚的。